

兵制

羣書考索後集

卷四十一之四十三

兵制

群書考索卷四十一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兵制門

州兵

三代盛時井田之法滿天下皆兵也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兵者皆吾平君之民為將者皆吾平君之吏也至

秦用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廢迨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

船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十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建武六年邵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志。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帝紀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統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
太宗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凡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劔南道置府凡十嶺南道置府凡三右十道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
高宗武后時府衛之法寢壞變為驍騎驍騎變而方鎮之兵熾矣

宋朝置禁軍每歲蒐汰著之令甲私役有禁教閱有班諸州所募者曰本城廂軍一軍有分隸數州或一州兼屯數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十有八步兵之額百八十有三為鎮兵縣又有土軍廂禁二軍軍在州縣本在京師亦殿司侍衛司之兵也然其所生長知有州縣不知有殿侍司殿侍司亦不復稽方州縣之兵也名曰內屬其實外軍

總論

州縣兵禁軍廂軍太祖鑒前代之弊收藩鎮之權天下精兵悉選而萃之京師州郡所存率皆疲弱此強幹弱枝之道也趙普議見上循習已久外備不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者皆是書生領州大郡給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名曰長吏實同於人名曰郡城蕩若平地滁州守禦代以白直淮陽重鎮與滁無異去楊而黃復不及滁王元之所言蓋咸平之三年也即三郡推之他可知矣

三年王禹偁言太祖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太宗嗣業天下一家議者乃合江淮諸郡毀城隍徹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十

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於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
城北在滁州值發兵饒漕關地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關閉及徙
淮陽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池器甲復不及滁楊萬一
切發何以技格望令江淮等郡許置本城守提軍士三二百人
自是以來稍稍修置陝西之保毅置於咸平之四年

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吳倩與運
使主其事九得六萬八千餘人其沿邊先選中者亦升為禁軍號保
捷

沿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

元年陝西運使言西河沿邊諸州於保毅之軍內簡集成振武軍四
十指揮自立北軍邊聲頗振戎不敢寇

然猶未盛也慶曆之初西戎阻命始無民兵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
充禁旅既增保捷又置宣教比及三年又置保毅內外通置禁軍四十
餘萬通三朝兵八九十萬而鄉軍廂軍不與馬而後兵大備矣。張方

平言而定之末慶曆之初議刺民兵極論其害今日果然太祖朝兵
不及十五萬太宗朝不過四十萬祥符已後稍稍消伏向因西戎阻
命始籍民兵俄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京東
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九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餘萬
人通三朝兵八九十萬其廂軍鄉軍義軍不在此數
自時厥後隨減隨補治平初元刺陝西義勇十五餘萬

治平之兵百六萬二千禁旅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減紀
十六校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

至于熙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半城其名二十三其為兵九二十餘萬
而相軍益衆矣。三年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有騎射至半
城其名二十三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九八百四十為兵九二十二
萬餘人

古者孔國之役皆調於民宋有天下悉役廂軍九役作營繕民無與焉
故備戰衛者謂之禁軍給徒役者謂之廂軍皆總於侍衛司而兵部掌

其政令

兵志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
總於侍衛而兵部掌其政令又以廂軍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以為
下禁軍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檢治廂軍熙寧元豐之間
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衆以自三代後九國之役皆調之民故民以
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因
永平百年

熙寧之世取廂軍之壯而教之謂之廂禁軍留之在城免其難役並加
教閱二字於軍額之上曰雄武曰武壯曰靜江曰崇節曰保節皆廂禁
軍也

元年選少壯廂軍留在城以備使二年樞密言廂軍近以教閱武藝
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荆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
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從之

是則廂軍以役禁軍不役而役之難者非禁軍亦免之今之禁軍送迎

出入蕃休寓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可役役者不能兵一人之身百
工所為備勢不可也熙寧私役禁軍之制蓋亦舉而行之可乎

熙寧中私役禁軍雖經郊叙復永不與親民差遣林闕文

總論

京師兵神宗有言藝祖養兵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
師足以制諸道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元豐五
年神宗云而張洎之言於太宗亦曰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
十萬匹萃在京師。太宗語及此兵利害張洎言國家以大梁為天下
之樞故定都焉今天下甲卒云其本固其強未有盛於我朝也我大
祖加意軍政其練之也精其御之也嚴或大閱西郊

建隆二年大閱西郊上曰晉漢衛兵數十萬然可用者寡朕親校其
擊刺騎射之藝悉為精銳

或習戰未明池

乾德元年鑿池朱明門外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或閱兵講武殿

乾德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屬侍衛其練兵之精如此武雄肆掠百卒竟誅

乾德中籍諸道驍勇兵送闕下太祖團結為武雄軍凡百餘人白日掠人妻女於城下帝怒捕戮之

川班妄訴全軍俱廢

乾德中收蜀精兵置川班殿直稟給與御龍直等。開寶四年太祖以御龍直扈從郊祀時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擊鼓上訴帝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焉有例哉命斬妄訴遂廢其班雲捷軍為印真之極法

建隆三年雲捷軍有為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

酒坊兵士作過罪及主將

何鄭言太祖酒坊火發本坊兵士因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四處若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

軍法約束有非莊宗所能及者

上問李承進曰莊宗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姑息將士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掌罰無節也上曰二十年爭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容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爾

其御兵之嚴又知此夫是以擊刺騎射悉為精銳而見用老弱怯懦安於刺員而不辭

建隆二年令殿前侍衛及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刺員以處退兵

太宗真宗承之軍政益肅故千乘萬騎周旋如一

太平興國二年崔翰分布士伍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每按旗指蹤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悅以金帶賜翰

殿庭進退容止中節

至道元年上閱武便殿衛士有挽弓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綽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東西列陣觀其進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

數百人爾猶有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哉

近京補禁衛皆為精兵

咸平四年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高峻教閱行五整肅上曰昨日材民皆為精兵矣

吁有自來矣至于仁宗承平日久法制稍弛御士之變何郊兩言之

慶曆八年崇政殿宿直皇城司親事官劫取庫兵緣上殿至何郊兩上書乞重行黜陟

步直兵士之變錢彥遠七言之

皇祐元年軍頭司步直兵士擬欲作過於皇城内先埋藏器伏錢彥遠七上書乞根究

而東車不知戰鬪龍衛不能被甲田况又歷歷言之

慶曆元年田况上兵策七曰新添虎翼軍自南中選填才質綿弱自云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傳者以為笑若添兵請給其立功不在東軍之後八曰騎兵高者無如龍衛有不能被甲上馬者况老於雲武

二騎挽弓不過五六斗望空發箭三十步已墮地

天子聖明一加振刷無復曩時之舊矣成制一定歷代遵之雖在熙寧亦循舊章雖在崇寧舊規猶在自高休以恩得用軍政遂弛見中興以來懲諸班之變因噎廢食故或以衛兵掃地為言

建炎四年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為首者駕還越遂廢班有趙鼎曰祖宗兵政最為留意。熙寧變亂舊章獨不敢議軍政昨明州班立即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噎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衛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或以三衛稍廢為言

紹興元年廖剛言祖宗軍政尤嚴如三衛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密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兵而已

或以親兵寬弱為言

紹興二年胡安國言宋朝分三衛以掌制軍雖熙寧間舊規猶在及高休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陛下承嗣寶位而親兵寡弱豈強本之計

高宗慨然委之主帥未及半年軍容益張

紹興二年擢湯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請增衛兵上曰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衛兵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單弱於是招丁壯未半歲軍容益張遂改中軍為殿前司禁衛諸軍悉從遷轉

紹興五年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轉遷之望趙鼎請立為得員之法始復祖宗之制

都督軍馬悉隸三衙

趙鼎言都督府軍馬合檢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今正之甚善

而祖宗舊制於是乎盡復盛哉**中興**之功蓋與創業無以異也林駟

總論

戍兵衛兵出戍祖宗舊制禁軍最親者名以班直宿衛扈從殿前掌之自能衛以下則或守京師或戍諸路

兵志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戟殿陛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軍頭司城隍司麒麟院皆以守京師借征戍

蓋以天下積兵聚於京師諸道之兵疲怯不任事不得不然也**中興**以來馬軍一司常戍金陵收諸帥之兵名為御前軍分屯要害此其遺意歟

職源馬軍一司中興以後常出戍建康

然時有先後勢有強弱昔**景德**中陳貫言旅禁以衛京師不當戍邊

二年陳貫主兵論三篇言旅禁當以衛京師不當戍邊莫若募土人

皇祐初包拯言調發畿兵非固宗社之策

元年包拯言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非同宗社制夷狄之良策

彼去國初未遠也而其言且然況在數世之後為人主者亦當權其強弱可也今金陵重鎮誠不可緩根本所在盍亦加之意乎林駟

民兵

三代盛時天下皆兵也其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今以成周周官故之
司徒之屬族師以邦比之法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五十人為聯
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
鐸旗物帥而至小司徒乃會方民之卒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
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調此民兵之制也
齊威公任周管子作內政而寓軍令管子制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
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
五家執故五人為伍執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
之四里為連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
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國

秦有材官於郡國

漢制踵秦置材官於郡國馮唐謂文帝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
焉此民兵也

秦符望遣圍襄陽元發三州人丁以為形援

唐之府兵志見兵肅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加納李靖使江陵孝

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屈巴蜀子弟收用之

代宗之時李抱真為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測山東有變澤潞兵
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
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
精兵舉所部得成十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
倅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李德裕為鄭滑節度使
劔南西川德裕至則率戶一百取一人使習戰貨物事緩則農急則戰
謂之雄邊子弟

宋太祖乾德元年遣使九人選關西鄉兵赴慶州

太宗時契丹入寇遣使諸州選丁壯為義軍。雍熙三年邊民之號勇
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
長邊陲閑習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

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甚衆雍熙四年開封尹陳元信又上疏曰河南又為內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實戎行河北累經戎虜頗有閑習馳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公邊諸州點集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卒納其言上同

真宗咸平二年朱台符上疏曰江浙舊有義軍秦隴見屯強壯執柯取則茲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衆各于郡縣量置義軍本戶畧與復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就便召發靜則任從營養又於王畿千里之內蓄兵十萬以制之天下孰敢動搖哉上同咸平三年錢石水言矢令之所患患在不知戎情伏望陛下逐州召邊民為招收軍給與衣糧蠲其租賦彼緣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有懷惠來市腹心彼若舉其此必預知事苟預知則百戰百勝矣經咸平三年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籍四為強壯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百

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額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尋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柵官給鎧甲編咸平三年王元之言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納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閑習弓劍漸葺城壘繕治甲冑郡國張禦緝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上同咸平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遣御史吳舊與轉運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上同景德元年於保毅軍內簡集成振武四十指揮。景德四年上曰比詔河東募士人為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宇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掌許續募今邊防罷警若遂令減去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闕則補之上同祥符二年詔河北強壯自今每歲十月至正月召集教閱習以為常河東曰廣銳神虎河北曰忠烈宣勇仁宗天聖三年陝西運使范雍涇原路部署王謙等奏準詔旨相度訟

邊弓箭手並是父子相承兄弟相授武藝精熟頗得氣力不得妄有差
役從之會范仲淹知延州寶元中元昊叛時議點鄉兵戰仲淹令刺手
及兵罷懷慶路皆復為農籍行。康定初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
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四團為都五都為指揮置使民年
二十繫籍六十免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慶曆二
年知秦州韓琦請益本路兵於是揀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
慶曆二年詔簡河北強壯刺為義勇不願者釋之存其籍以備守葺城
池自此強壯浸廢又簡河東鄉弓手亦為義勇而陝西之弓手為保捷
分戍邊外時初置義勇人情訕訕乃詔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
節曰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焉編。御史中丞費昌朝上疏言今河
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士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
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却胡非此不可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
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饋而不易之利內地
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上同。慶曆四年樞密副

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有曰景德以前緣邊土兵無事時令戍本
州軍寇至則盡為逐路部署司抽起緣邊闕食又却以南兵屯守甚無
謂也夫土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勇兵次第亦籍
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命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遷內地則
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虜兵不諳骨肉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為南
兵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勝也北虜惟懼邊兵凡間以南兵替
入內地虜人大喜故來則決勝編。皇祐元年戶部副使包拯言今河
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招置卒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
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切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
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供
饋二則群情樂為其處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舊制民兵既壯禁軍留
實京師則內外安矣上同。嘉祐三年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
建言廣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一人總
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

上番則給糧免稅校長免二丁稅於是一路得四萬餘人。同。嘉祐四年上封者言義勇為河北伏兵借其束於列郡遺其大用而議者但以為城守之備誠能以河北冀邢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為義勇總管兵官為鈐轄歲以季冬巡閱萬一犬戎入寇即翔集赴援傍出掩擊彼虜腹背受敵則是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朝廷下其章河北四路帥臣同。大名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錢明逸瀛州王贊議曰唐李抱真籍民三丁選一農隙則試示以賞罰得勁卒二萬是時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効而或者謂民兵抵可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今便分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姑令點集訓練二三年間武藝稍精遇有警時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編長

英宗治平元年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皆為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

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令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又夏國納疑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汾遼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琦意亦欲如此乃命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總得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同。知諫院司馬光奏曰昔康定慶曆之間籍陝西之民為鄉弓手始者明出教榜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充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遼州屯戍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以公據放令遂便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終弗聽同。光又六

奏及申中書自効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耀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爾少緩則敵之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束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矣神宗熙寧正月辛丑樞密使呂公弼言請簡河北義勇五分之一刺手背為上等二字令養馬習騎射而免其戶賦甲寅詔從之。是時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義勇總四十二萬餘河東弓箭手七千陝西十郡并寨舊籍四萬六千三百後歸休息聽以為保甲云。**熙寧三年知定州**

藤甫言臣切謂中國之兵與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之不敵也故無他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使之知戰夷狄之兵人人能鬪擊無復兵民之別有事則舉國皆來此所以取勝多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獵射守等戶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乞下本道州縣令募諸色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舉弓箭者為社每年春長吏就其射處勸誘閱試之緩急雖不可調發亦足以為捍禦從之。王安石進呈蔡挺乞以義勇為五番教閱事上因論及民兵安石曰募兵未可全罷民兵可漸復雖府界亦可為至於廣南尤不可緩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多死此害於仁政陛下誠罷軍職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傑使趨為民兵則事甚易成上患密院不肯措置義勇安石曰陛下誠欲行則孰能禦此在陛下也因為上言國之大政在兵農上曰先措置得兵乃及農緣治農事須財兵不省即財無由足安石曰農事亦不可以為在兵事之後前代興王知不廢農事乃能并天下興農事自不費國財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則亦因民財力而用也○涇渭儀

原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正戌守經畧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諸軍結陣隊分隸諸將選藝精者遷補給官馬月廩時帛郊賞與正兵同遂與正兵相參戰守特士兵有關詔募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雖訓練以時而未施於征防意可以按府兵遺法禪之番戍無補所闕士兵詔復問以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後始所募士兵歲減糧八萬石料錢六十餘緡春冬衣帛五千疋綿三萬七十兩詔從之行之諸路編。十二月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制凡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產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乃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為衆所伏者以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但推以上皆充單丁老幼疾患女口等並令就近附保兩丁以上更有餘人身力少壯者亦令附保內材勇為衆所伏及物產最高者充逐保保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

習學武藝仍乞選官行於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緒以漸及他縣從之先是同管勾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幾言近歲寇盜充斥公為民害今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格乃下司農寺詳定至是增損行之上。王安石勅為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及每小保用民力築射埽又自辦錢糧起鋪屋三兩區每保置鼓遇賊聲擊開封酸棗等縣民千餘人赴寺訴其不便是時五路義勇皆改為保甲至元祐罷之。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若役之過苦則亦變矣安石曰役之過苦則變誠然募兵浮浪不顧死主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然臣以嘗論募兵不可全無周官國之勇力之士屬於司右有事則可使為選鋒又令壯士有羈屬亦所以弭難也上論變義勇為民兵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高兵因鄉遂寓軍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須有事乃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今邊陲農人則無十五不知戰守之法又別募民為代兵盡邊人耕織不足以給衣糧乃至官私轉輸勞費尚患不足遇有警爭則

寡兵及不足以應敵無事則百姓耕種不足以給之豈得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點兵然可以戰守臣以為募兵與民兵無異願所用將帥如何耳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群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而不患無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編長。熙寧四年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對曰今義勇士軍上蕃供設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第義勇以良民為之當以義禮獎養今皆倒置涅其手背人不樂一也教閱糜費人不樂其二也又使之運糧人不樂其三也今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人以得籍名於義勇為幸至於武藝推恩隨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也擇其鄉閭豪傑為之將校稍加獎拔則人自悅服矧令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况又不至如此費官祿以足使人樂為之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廩主則

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然同。熙寧五年癸亥樞密院言諸路勇敢效用法緣邊諸路經畧司勇敢効用皆以材勇應募從軍月給錢糧戰馬器甲以時隸習若無調發皆聽還家其闔戰勞效依次選補凡四補至借職此弓箭手有功遷轉自押官至借職凡十四資掩速持異非朝廷第功均賞之意先擢涇原路經畧司奏勇敢武藝舊雖分等弓力多不中程精冗相參疲弱幾等尋閱試汰去冗濫粗為精勇今以河東鄆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三百人涇原路五百人為額不刺手不置營每季首赴經畧司閱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邊事追集給口食借官馬給草料其教習日依甲分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全不中者減料錢次季又不中勒停遇戰有功以八等定賞從之仍頒行諸路編長。熙寧五年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為義勇強壯不別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石禮初議也上卒從安石議令盡依王安石禮所奏同。上欲修河北弓箭社馮京曰河北義勇十八萬自足何須做弓箭社王安石曰河北義勇收人戶不盡河北

有許多地有許多人何故只令十八萬人習兵為義勇而不可令盡習
兵當如今府界保法修定古者民居則為比比有比長及用兵即五人
為伍伍有伍長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
司馬兩司馬即是閭胥伍司馬即是比長但隨事異名而已。熙寧六
年八月復比閭於賞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駒有物力養
馬者戶二疋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母或強予府界
母過二千疋五路母過五千疋馬除襲盜賊外不得棄越三百里三等
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十戶為一社以待死病補賞者保甲馬即馬主
獨償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
先自府界頒行焉在五路者要監司經畧州縣更度編。熙寧八年四
月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有走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
安石為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
言所利翌日檢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為便遂作此法
餘無所料安石曰只以田募弓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弓手雖選

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強壯則弗却也弓手乃選強壯於無方
所募皆得直強壯也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上。熙寧九年五月詔諸
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圖付兵部每一都保結與一圖
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
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兼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
人皆選士也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為隊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
弓弩刀斧槍楯皆於結隊時商定教習上。元豐二年十二月辛亥提
舉廣南東路常平等事林頤言今天下之民家為之保保為之長長為
之正者豈特不容其奸而已蓋歸兵食於農農武士於耕夫所謂教而
後使之道也欲乞本路沿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使其人既熟山川
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習則一方自足為備可以不勞北兵矣
詔下廣南東路經畧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惠潮封康端南恩
七州皆並邊及江海外接蠻賊司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從之編。
元豐六年十月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孫覺言看詳諸路巡檢土兵

立法之意蓋為其人習知本處人情出入道路易以緝捕盜賊近巡歷諸州見所招土兵多老弱不堪被甲可擒盜者十無三四仍未必皆土人欲乞逐路委監司一員選留外改刺逐州廂軍從之上同

哲宗元祐元年七月右司諫蘇轍言臣切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男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羗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二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三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乘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恤特與蠲免上同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為罷沃二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等子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

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比貧富力役大為不均臣愚欲乞於三等已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一為陝西州郡今秋雨滂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切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雖候災傷及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繫災傷縣分兼特免冬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詔府界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編

元祐二年詔諸路巡檢土兵額半差禁軍以樞密院言土兵本以諳悉山川地理易於捕寇今歲久以親戚鄉里之故或庇其為奸請以禁軍相兼故有是命上同**紹聖**三年三月樞密院言廣南東西路捨手士丁

○**熙寧**舊法一年縣教一年上州昨自元祐以來罷上州只令縣教慮因此漸成廢墮詔依**熙寧**舊法上同

高宗建炎元年張焜請募民聯以為十五使合力抗虜謂之巡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為都副總轄詔頒行天下二年詔陝西河北

依舊餘皆罷。○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路安撫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與免戶本物力錢每五十為一隊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於縣月閱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今川口義士尚衆皆庶倡之也。○其後紹興四年承楚秦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紹興二十一年張輔世言利路義士就令土豪領之多率欵邀求役無虛月望放歸農詔申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甯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十戶為一甲五甲為一團皆有長擇一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糧其後籍者至七八千人

孝宗乾道五年三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一曰淮甸義兵可按教不可久勞有妨耕種。○淳熙三年二月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土兵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父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前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兀术入寇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兵乃用長槍不能及虜兀术遂以輕柙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弓弩兀术必

成擒矣今次以郡起發禁軍土軍極整肅茲又及時遣歸更加激犒他時調發必易集。○淳熙四年八月壬申進呈前來教閱民兵兩淮荆襄總費為緡錢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石有奇上曰此謂逐路追集教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閱江陵襄陽荆門各就逐州上曰如此則可與降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教閱一月。○淳熙十一年十二月上曰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却是弓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民之益緩急亦可用。○

再攷民好

自府兵法廢唐代宗時李抱真為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乃籍戶三丁擇一編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教戰習射歲終大閱第能否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遂惟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侯冠其後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代請甲人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率

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貨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於是二邊震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但謀以城降五代唐路王詔天下大括將吏又發民為兵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用張延明之謀也得征夫五十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晉齊王敕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人軍。國朝咸平四年又括陝西丁壯共得萬八千號保毅軍。景德二年曹瑋請以邊民應募者為弓箭手及至治平元年籍陝西鄉丁為義勇軍及令環慶鄜延為撥保毅軍為義勇初宰相韓琦言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又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精加揀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初亦嘗三丁選一為弓箭手其後刺為保捷西夏納欵朝廷釋之河北河東陝西當西北控禦之地其勢一也今若於陝西諸州亦刺義勇止刺手旁亦無驚駭一時雖擾終成大利上乃命徐億分諸州籍之得義勇十二萬二千五百人初韓琦欲刺陝西民為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其不可

四朝志序國家籍郡國鄉里及旁塞之民與其丁壯子弟之應募者隸習武事備戰守曰義勇曰弓箭社曰保毅曰寨戶曰疆人曰上丁曰弩手曰洞丁曰槍手曰弓箭手曰敢勇曰蕃兵各因其方之民而名之通謂之鄉兵

自熙寧以來民兵莫盛於保甲正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熙寧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伍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選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副應主客戶兩丁已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能有餘丁而勇壯者亦附之先行畿甸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遍于天下初以捕盜賊而相保任而未隸以武事四年始詔畿內保丁隸習武事元豐元年呈引府界保甲藝成者帝親閱之擇其能者官使下者亦賜金帛元豐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其年府界河東陝西歲費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緡而團教之賞為一百萬緡有奇凡教集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狹內侍往諸路皆以番次

藝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
上詔晉人介居二虜之間講勸不可復加賜緡錢十五萬其繫箱義勇
保甲及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人自保甲之法立爭之甚衆
文潞公司馬公皆請罷保甲韓維呂公著范純仁王岩叟皆深言其弊
渡江以來楚秦州各置水寨民兵皆團聚邀擊賊衆上曰淮甸遺民能力
奮忠義如此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

總論民兵

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
足以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
若土人陳貫言之

見衛兵出戍

東兵不及土兵田況言之

田況言振武保捷皆是土人材力伉健武藝精強其餘請給甚微不
及東軍之下者新添虎翼軍不知戰鬪若添土兵請給其立功必不

在東軍之後

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鬪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公
方平曰不可

康定元年詔陝西河東河北京東西路籍民為弓手強壯慶曆元年
詔京東西路弓手強壯悉刺充保毅軍陝西路悉刺充保捷軍

韓公曰可卒刺之

慶曆二年詔琦嘗奏本路諸益軍馬詔琦詳度以聞琦諸陝西弓手
悉刺充保捷指揮諸州保毅軍河東河北義勇皆涅手

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觀夫以祖宗之
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熙

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觀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為
教益酷鞭笞之苦誅求之苦不得免焉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巡檢

攻提舉幹官以輸其忿而已見安得人人如黃廉之在河東也哉

元祐元年黃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二年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

元豐末他路擁兵殺官吏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盜噫是無以議為也有如弓箭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寇何韓之慮不及張耶

墓志時於諸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方平連爭之不從所刺兵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寇識者以不從方平言為浪義勇之刺其後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又不及司馬公耶文上曰張公司馬公慮甚遠矣而韓公亦未可深貶也石壕之詩公蓋誦之久矣彼誠見夫漢唐調發之弊故歛收拾強悍者養之以為兵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雖稅歛之厚不恤也

別編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養兵雖非古然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杜甫石壕吏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利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而盡非之哉林嗣文（考索後集卷終）

群書考索卷四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兵制門

用將

周武王尊太公為尚父以致牧野之勝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部毅可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崇詩書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終勝

楚于城濮

趙季牧為將守邊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牛享士軍功爵賞皆決於外遂破匈奴

秦與趙戰長平趙欲以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

而鼓瑟耳奢子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而易言之趙以為將破趙必矣其母上書具言且以為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視便利田宅資之願勿遣王不聽遂與秦戰敗悉坑之

漢與項羽爭天下蕭何薦韓信為大將異時與信論將信曰陛下不能將十萬臣多多益辨帝曰多多益辨何以為我禽對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文帝時周亞夫屯細柳備胡帝欲勞軍而不得入詔開壁門亞夫以軍禮見天子改容成禮而去後帝語景帝曰卒有緩急亞夫可將七國天下亞夫平之。初匈奴大入朝那關文帝問馮唐安得頗牧以為將也唐曰古之遺將疏而推轂曰闡以內者寡人制之間以外者將軍制之要任責成不從中御故牧乃得盡其智今功聞魏尚守雲中市租盡以給士出私養錢匈奴遠避虜曾一入所殺甚多上功幕府首賊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由此而言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是日即赦魏尚復為

雲中守

武帝時李廣程不識俱為名將然廣無部伍行陣人自便幕府省文書而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軍不得休息士卒多樂廣而善不識武帝見大將軍青木離側蘇建亡軍歸青不敢致之法而卒歸之帝以為不識擅誅於外以風人臣之不敢專權其後驃騎所將常選而宿將乃番落不耦也

光武之於諸將每能回容看其小失雖馬武斟酌於前面折同列帝反以為權祭遵為軍令光武舍中見犯法遵殺之光武曰吾舍中見犯法尚殺之必不赦諸軍也

三國諸葛亮治蜀馬謖以違節度敗流涕斬之

晉馬隆討羗戎聽其自募勇敢令其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軍資遂有秦涼

唐太宗收攬英雄如尉遲敬德之出於降虜李靖出囚繫有以勸厲而感激之以就事功其詔李靖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唐自

開元以後以中宮監軍每選精銳自隨

憲宗時命高崇文將兵討劉闢杜黃裳請不置監軍不淹時遂擒劉闢
宋初任將甚久李漢超之在關內十七年郭進在山西凡二十餘年李
謙溥在隰州凡十年董遵誨在通遠軍凡十四年方太祖時征蜀之役
王金斌以貪暴聞則貶抑之至於江南已平之後而始還其旌鉞曹彬
獨無所污則自客省使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以賞之郭進在
山西有軍校訟進不法太祖遣中使送之進又江南之征命曹彬為大
將潘美副之太祖賜之劔曰副將而下有犯罪卿當斬之美悚懼
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常武曰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
陳行則是皇父整師尹氏佐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殆及叔世司馬
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大夫藏甲春秋書師師譏專臣也自後
兵皆常聚師多世守兵之所在權則歸之虞世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
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呂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驪勢不相下武帝

置大司馬以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徧重於將矣

用兵

成周大司徒周知人民之數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
四閭為族使之相率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
鄉使之相賓此平居無事之時為然也。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
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
軍旅以作田役此用於有事之時然也。以周禮司馬法攷之王有四
方之事則冢宰召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
畿兵不輕出也。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蓋可畧見。自秦以爵級誘天下開其戰鬪之門卒有自焚之
災漢制間有近古民有常兵而無長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
南北二軍未嘗輕出前當是時故將之家亦唯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戎
邊是以繇有復筭有減更有貸則得為君上之恩御軍之法簡肅嚴明
雲中上功差首六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不越旬日重書即報輪臺之

哀敗亡不揜其制亦可槩見矣又其召發各以其方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

蓋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之士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以江漢畧見於經可攷也齊威東討陳濤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蓋猶節制之師也秦泗上亭長而送徒驪山陳涉楚卒而遠戍漁陽

自東都已不復前制南北二軍交驚於境前而王旅非復鎮衛之職盜起一方而羽檄於三邊。順帝永和中興兗豫四州之卒以擊象林萬里征行此李固所以憤惋也。自漢以後制之善莫善於唐兵寓於民固已近古然番上宿衛或取諸數千里之外在人情固難以久行而器用糧糗亦其自備此豈足以傳遠不恃張說而騎兵不得置矣。然唐初戰勝攻克太宗所以撫馭士卒者猶可畧見平定城邑府庫無所私多與士卒共之間有歿於行陣則歛而藏之甚者祭以太牢人莫不感

泣而盡力也。唐李光弼與安太清戰有裨將援矛刺賊者又有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之綸不戰者斬之於是請軍爭奮而賊衆大敗國朝我宋太祖平蜀收其精卒置川班後以誅南郊賞給斬其四十人而廢班雄武兵白晝畧人於市至殺數百輩而後止衛士之無賴則治鐵以錮其頸太祖嘗曰撫養爾輩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唯有劔耳不於太原之班師則謂將士曰爾輩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爾輩。康定初文彥博言將權不可不重兵法不可不峻國朝著令禁軍將校有過則從中覆可施之平時將不重權軍不峻法將何以制上嘉納之時西鄙用兵有臨陣而先退者故公有是請

教閱

周初太公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辨鼓鐸蠲鏡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指田。中夏教芟舍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遂以獮

田皆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群吏以旗物鼓鐸。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待如戰之陳。遂以狩田。禮皆於農隙以講事。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

立武之大畧也。刑法志

宣王因出獵而選車徒。齊內政。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獮。以治兵。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

吳王闔閭以孫武為將。武以宮人試勒兵。以二寵姬為隊長。三令五甲而左右皆笑。武斬二隊長。王不可。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王知武之能。卒以為將。

漢興設南比軍之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躡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兵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陳。每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漢文納晁錯之策。以為軍之勝負。定於內。有事則可以應於外。頗祖周司馬法。齊寄政之制。

後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名曰驅。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魏書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名曰乘之。

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官騎。七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殿最。不好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州郡縣。教試之法也。

漢文帝射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

是時晁錯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以之應敵。百不當十。雖

刑法志曰。漢以歲時。練修武備。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

治民振旅之事

漢光武見霍義反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軍騎誅守長以起事也是以

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唯京師練兵如故

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平樂觀

憲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

唯十月都試今金革兵戈未偃士眾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

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

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于

郊令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於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感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堂親

大閱習眾軍然不自令進退自

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旅大習儀太興四年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閱場自後晉

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眾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

宋志

後魏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驅劉之禮

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讎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

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部隊楯楯

矛戟相次周廻轉易以相赴就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

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軍北軍皆鳴鼓角眾盡大譟各

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

自後以為常

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芟菜野為堪為二軍進止之

節與焉停觀遂命將教眾為戰之法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

唐高祖武德中講武于同宮

太宗習射殿庭又閱武于城西

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涇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顯慶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群臣臨觀之

武太后聖曆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孟春講武是行冬令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元宗開元初講武新豐先天二年講武驪山

五代承唐衛兵承業訓練

宋朝太祖首議教閱擊刺騎射嘗令步騎數百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喜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乎。建隆初選天下驍騎集闕庭親御近郊閱武自是飛山嶽臺之駕新池玉律之幸曾元虛歲。建隆三年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

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須按籍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令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建隆四年四月出內庫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神武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上遣使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隸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

太宗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上登臺就觀大悅以金帶賜翰獎之上曰晉朝之將無如崔翰者蓋言晉室將帥不得其人而軍政隳紊也。太平興國九年上親閱諸軍參攷勞績升絀之上曰兵雖衆苟不簡閱即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太平興國九年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示不忘戰爾至道中閱武於便殿

真宗祥符中罷兵之後並依常於農隙教戰蓋安不忘戰古之道。天
中祥符三年上謂王旦曰諸軍校習武藝或云未益於事朕以為射騎
馳突要其習熟至於旗幟之用大為軍容亦師之耳目誠不可闕。祥
符六年詔在京師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掉立為水虎
翼軍置宮于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
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止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環慶張繼
勲言本路軍士閱習與京師不同望令赴殿前司觀教之法真宗曰戰
陣之事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陣而用之各稟王師之命若與京師
同法以非便也。又咸平二年大閱東郊。又作文武七條武臣有曰
訓習間閱

英宗治平元年閱諸軍班將校武藝擢授有差上諭天武右第三軍都
指揮使寶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中格而嘗有戰功故以爾為正刺
史又諭散直都虞候胡從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齊肅故以爾為內
園使命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戒諸軍勤習武藝支諸軍班錢編

神宗熙寧二年樞密院言朔軍近已團結教閱武藝欲給威邊指揮請
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
雄武荆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
從之同。熙寧五年詔以涇源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
其法於諸路先是上善其法故頒焉同四月庚戌朔詔殿前司馬步諸
軍令總教使臣春秋分行校試射親人等給銀牒及令兵房檢詳官置
簿考校以多少定殿最取百舊制諸軍教閱每指揮給一兩銀牒一射
中者共分之所得既微無以激勸欲命徧賜宜定殿最編。燕達為馬
軍副指揮使神宗閱武騎患未精達謂躬自總教悉為精銳又采諸葛
亮李靖遺意成五陣法授之以教戰事。熙寧八年五月河北第八副
將臧景言馬射六事詔景即武學召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以所
陳六事并下五路經畧司及將官依此教習馬軍六事者一曰順駝直
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為說以
曉習射者編。元豐六年二月己酉詔燕達王淵取一軍合用久將案

試營陣先是上親以古兵法製九軍營陣九出戰下營互變分合作止
進退方圓尖直隸習皆盡其妙至是命燕達按試

神宗置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銳凡五變為五陣遂罷教習御陣至是
復以舊陣互教繼元豐七年六月甲申指揮勿行先是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庚申殿前馬步軍司言准朝旨相度到高翔上言
乞依舊教閱御陣事欲於教陣日與新陣日相兼詔過教陣隔日更互
教習所有。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上諭宰執欲親閱武宰臣奏祖宗時不忘武備如
鑿金明池蓋欲習水戰上已游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賞
武上曰朕非久命諸將各閱所部人馬以別能否當召卿等共觀之。

紹興三年十二月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彦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
精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甚言其教之不可廢也其惟國家方
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况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
州軍往往冗占椿晉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為急務而以教習為虛文

伏望深詔有司參酌祖宗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遴選兵官三兩員專
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効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
而國振矣詔剗與諸路帥司措置施行。紹興三年四月上曰大將統

軍尤當訓練軍士為先使五兵利而但優拙要在身率之也若娛女色
縱耳目之欲居多暇日何以當委寄之重也聖政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甲子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畢次幸

白石教場獨摘進呈三司軍馬總管殿前司王祺主管馬軍司李舜舉
主管步軍司陳敏率將佐等恭導聖駕幸白石皇帝登臺舉黃旗軍衆
皆呼萬歲騎軍打圍舉白旗三司軍皆出舉紅旗向臺金圍聽一金止
就圍地作圓形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射再一金止舉黃旗皆就臺下
獻所獲有旨尉勞錫賚諸將戰馬金帶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曠
皇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開霽史臣贊曰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

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擇將帥選士卒所謂武
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出郊親御按馬夫豈徒為人具而已故

臣敢因斯事以惟明聖志之所嚮焉政聖。淳熙四年八月壬申樞密院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繫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教閱切慮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去拍試如有武藝退惰具當職官姓名按劾施行政聖

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之儀太宗嘗築臺於楊村以備大閱真宗亦嘗開場東武發卒會射自景德以後崇文治士大夫耻以軍旅為言迨仁宗時呂景初首以訓練不素教閱不精為憂神宗乃置內教場訓練有法程其能否而勸沮之旬一御便殿以為常又自制隊五之法管軍之制頒行諸路置提學教閱之官今之州縣有旬教有月教有春秋教所以練兵也其教閱果有益乎今之諸路有春秋案教之官所以重閱兵也其案教果有益乎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戰謂之殃民周成王

續文武丕業躬巡侯甸四征弗庭薄海內外莫不歸往而猶以武備為懷。奄人既平旋躡豐邑分命六官大司馬實掌戎事粵中春號召諸侯來會岐陽以講大蒐所以飭武備壯軍容豈徒為乾豆賓客之奉而已于時頌聲交作講武類禡咸有其辭岐蒐號國大事迨至景主七二因楚人伍舉之言事始經見獨無文辭以著一時之美亦史民之闕也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缺磨滅或者得於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攷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

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銷伏其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材以待不測之患蓋常寓其法於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之諸侯內之君臣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際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原野親金鼓干文之事以射取禽獸蓋燕享者人君之所樂而弓矢考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季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所以陰養天下奇傑之氣使之一

且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攝也

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儀吉凶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有田役之之事則縣帥始受法于司馬以作民六官唯小司馬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兵如此

群書考索卷四

十二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兵制門

兵食類

三代之時兵農一致無事則出耕有事則習戰故食不之詩曰乃積乃倉乃累餼糧于橐于囊思戰用光兮失斯張干戈威揚爰方啓行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然可以爰方啓行也

周官委人掌鈇野之賦軍旅共其委積薪芻九疏材

漢高祖與項羽相持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鎮守關中轉漕給軍民食不之故帝諭三傑亦曰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方其困滎陽成畢時欲稍成畢以東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知堅守敖倉此乃天所以資漢上乃復守敖倉。又

令盧縮劉費入楚燒積聚而後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城下之戰卒以食盡而亡

文帝用晁錯之策募民之粟塞下以足兵食

宣帝時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賤吾謂耿中丞糴百萬斛羗人不敢動
後止糴得四十萬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羗人故敢為逆

光武時定河內拜寇恂為太守曰吾委公堅守轉運給足軍糧恂後書
屬縣收田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食

蜀諸葛亮出師祁山斜谷以木牛流馬運糧後以糧不繼分兵屯田為
久駐之計

宋文帝時檀道濟伐魏食盡道濟夜唱籌量沙而覆以餘米又且魏軍
見之謂其糧有餘而不敢迫

隋置洛陽口倉積粟李密因之以起事

唐初府兵糧食皆自備。開元以後始募兵為騎而有養兵之費

代宗時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自耕百畝以勸士卒是歲地元曠土

軍有餘糧

德宗時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而懷光朱泚連
兵叛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會韓滉運米百艘以餉李
晟遂成收復之功

宋太祖建隆元年召三司使張美問兵食之數美曰懷州密邇上黨自
李筠叛刺史馬令琮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亟詔授令琮團練使

率臣范質曰大軍北伐須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戊戌升懷州為團練
以授之其後王師十萬出太行經費無門通。乾德三年三月國初貢

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錢糧當
豫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

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

太宗淵拱初北虜寇邊張洎奏曰犬戎為患自古而然惟聚兵積穀分
屯塞下未則備禦去則勿追是矣。淳化五年張詠始至益州光是陝

而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詠悉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

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若益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益價所
民得以米易益民爭起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驩言前所給米
皆雜糠粃不可食今二精好此翁甚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
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
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在馬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
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
何慮馬不食粟乎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
運糧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
事不該了朕無慮矣

真宗因問李迪以陝西兵數對曰臣轉運時以方寸小策記兵及糧以
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探取之因給紙札令迪悉上合存留及調
塞下數以進上曰不意煩牧在吾禁中矣事咸平六年出內府綾羅
錦綺定價出市羅粟實邊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兩貿易軍糧

景德二年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琮上言西漢晁錯請入粟授以爵塞

下之粟必多哀帝從之今民入粟備邊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
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水部郎中許玄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邊谷數
少望許進獻糧授官秩事十三司議奏請以粟多少地遠近為差從之
長。乾興元年三月出內藏庫銀二十萬兩錢三十萬貫下諸路又出
錢三十萬貫爾三司其商人入便於河北助給軍費是時軍人懽聲
如雷

仁宗嘗出內藏之積下河北糴軍儲又韓琦請陝西歲豐先謀儲畜則
兵食無缺。天聖四年十月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路糴軍儲

。天聖七年七月出內藏庫權貨務緡錢各十萬下陝西河北助糴軍
儲。天聖九年八月丙戌出內藏庫緡六十萬下陝西河北河東市糴
糧草戊戌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市糧草。景祐九年三月
出內藏庫緡五十萬下發運司市糴軍儲。四月出內藏庫緡三十萬下
河北轉運司市糴軍儲九月中書門下言近累於內藏庫支撥錢帛與
三司收糴軍儲宮中餘羨物色乞指揮詔曰朕以官閑之間務先儉約

軍國之用宜在優豐念有司經畫之勤出中禁冗餘之物俾資常費式表推恩宜令入內內侍省將尚氏等位金銀錢帛物色除各已優厚給賜逐入據見在數準折價錢二十一萬貫委內藏庫撥與三司支贍軍旅使用。景祐二年六月丁卯出內藏庫絀絹一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十月出內藏庫緡錢七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景祐三年九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景祐四年八月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十一月出內藏庫絀綿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寶元二年出內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正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也。二月辛丑出內藏庫緡錢八十萬付陝西市糴軍儲。慶定元年十月庚子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十二月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慶曆元年五月甲子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慶曆二年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絀絹各一百萬匹下三司以給邊費。

。慶曆五年命陝西轉運使李叅專制置解益代范祥也時叅為陝西轉運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畧司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叅權慶州鈞考得所貸八萬緡悉賞之遂發其庫又成兵多而食苦不足叅視民闕乏之時令有隱度穀麥之數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二之謂之青苗錢數年兵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叅請鑄錢于邊郡以平佑糴權罷入中以叅之去省推貸錢以千萬計長。慶曆七年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吳鼎臣言儲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定請以內侍糾察之翌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上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雖上軍所給斗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十九雖遣內侍提舉徒動軍情而終不可行長。皇祐二年閏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絀絹六十萬下河北便糴糧章。皇祐四年閏七月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絀絹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至和元年六月甲寅

出內藏庫絀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河北市糴軍儲。至和二年十月乙未出內藏庫錢一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嘉祐元年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絹二萬疋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嘉祐六年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張方平論其謂治平中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神宗元豐五年五月上因議陝西兵食謂執政曰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間有所要請仁宗延和對輔臣至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念顧託之重且如何也因改容泣涕群臣震恐莫敢對。高宗紹興十年七月甲子上曰乃侯高論營田之弊極當大禮營田須是軍中自為之則不斂于民而軍食足。聖政孝宗乾道元年八月己卯進呈營屯田文字錢端禮等奏差遣措置官莊田以助營屯田之利異時租入多則軍儲可足民力可寬矣上田亦豐圩見綠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石朕欲撥付建康庫中以助軍食

亦以示至公之意卿等便可批旨施行端禮等奏陛下此舉不獨昭示至公群心自服亦前此所未有欲乞自陛下從中批出上曰可。道四年詔曰朕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故充國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規圖於許下而遂收百萬石之饒先積粟以為資乃厲兵而必戰。厚熙六年七月癸亥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果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若置而不問恐資盜糧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上曰令周嗣武同劉邦翰詳所奏事理於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教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申聞。包拯曰聞前代防邊之兵三時農務之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廩食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輒過目前以為成筭悼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膠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節暴如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苟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皇祐四年

蘇轍曰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熙寧二年
總論軍糧

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則弗能守也蓋日費千金然後可以舉十萬之衆十夫之耕然後能供兵之一食蓋用兵者必聚財積穀以為守禦之侈故屯田以息轉輸之勞或運漕以支內外之費或仰給於邊糴或積穀於塞下其制雖不同至於足食則一也此四者雖足以食兵然特一時之制而已自三代以上兵隱於農利戰一事雖有萬之師屯於邊陲大不疲於國小不斂於民以其兵自為食而已三代而下為農者盡力於耕為兵者逸君而食然後運糧不可以無備而屯田漕運邊糴入粟之利興焉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諸侯既載立於經而威天下之具

黃帝及

堯舜之世所不廢也垂為共工而竹矢之傳聞

三代以為世寶周禮夏官司馬掌五盾以待軍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守藏出入冬官弓人之為弓桃氏之為劍函人之為甲矢人之為矢織悉登載於太平之書

周道中微

宣王復古如詩之所詠修車馬備器械而中興之業在焉

魯侯之礪鋒刃備弓矢銀戈矛繕甲冑聖人猶列之於經而除戎器以戒不虞易之垂訓亦昭昭也

漢文帝時晁錯上兵書曰山林積石經川立阜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吾聞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劔楯三不當一蒲葦竹蕭草木蒙籠此矛鋌之地長戟三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劔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矢不能入與亡鏃同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漢制民年二十三出賦錢百二十以治庫兵及車馬則州郡庫兵與車騎皆率斂民而官為備之有事則授以征行漢武庫兵器度大司農錢。毋將隆諫哀帝廢武庫送異賢及乳母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諸侯不得私作兵器

江都王建以私作兵器獲罪

此漢制之大畧也

晉武帝時馬隆伐涼州帝命隆自至武庫選仗惟隆所取故卒以取勝元帝時祖逖有虎視河洛之志乃不給鎧仗使自召募忠雖有餘功卒不就識者深恨焉

唐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於庫有所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而已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其造甲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又為戰車冒以後視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居一年威震北方

宋朝太祖時中都二坊制造兵器旬一進視謂之旬課列置五庫深在禁中歲輸所作於五庫故器械精明後世鮮及開寶二年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進火箭法太祖命試驗賜衣物束帛

太宗課督尤密車駕嘗幸司弓所按循作工賜以錢幣

真宗咸平元年御前忠佐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為翎長僅尺餘所激甚遠中人鎧甲以幹去而鏃留牢不可拔蕃人最畏之願多造以給邊用詔增歸進月俸以其男補殿侍。咸平三年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新製火箭火毬火鎗。咸平六年給軍中傳信牌先是石普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多挾詐畫後虞奸詐請令將帥破以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為信帝以為右有兵符既而又廢因漆木為牌

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數蓋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黑
上施紙扎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置其言擊軍吏之頸至彼合置
復命。景德四年帝宣示王欽若等南北作坊製造兵器宜令樞密與
三司同相度內有見在材料數多者權罷製造俟支用數少別行計度
先是帝以兩坊日造兵器數多而軍器庫累歲積留未嘗支用其見管
材料數日可支三二十年而外州斷拆製造未已甚為勞費因遣入內
都知秦翰於軍器庫點檢籍其數以見管馬步禁軍約之皆給用有餘
故有是詔。冀州團練使石普曰言能發火毬火箭真宗召至崇政殿
試之

章聖亦幸軍器庫嘉賞主吏是以工致其敏吏勉其職

仁宗時米守信守澧州遣牙校李錫持新造兵器來上試于殿庭擢為
三班差使又知并州韓琦言汾州推官郭固約古制為車上召至便殿
即擢為衛尉丞。天聖六年九月丁巳詔河北城壁為水摧圯天下州
軍器械久不繕完者其遣使臣十七人往諸州提點修葺之河北則委

轉運使巡所部舉行。天聖九年上封者國家承平已來武庫小積天
下州府打造軍器計綱上供未嘗暫停望下有司約度如有準備且停
罷詔自今諸州打造軍器及採斫材料箭鋒每歲減半。慶曆元年太
常丞田况言今賊甲皆冷歿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
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羗乎由彼
專而精我漫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旋發
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
用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
也。慶曆二年歐陽脩言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
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
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
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二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
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悞何可及乎。皇祐四年
河北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較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

軍之用詔弓弩院如樣制之尋以諮為郎延路鈐轄所制弩五百募士
兵教之既成經畧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軍編。嘉祐四年七
月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多不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一員揀試之。
神宗熙寧元年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閣門使若水進所造神臂
弓初民李宏獻此其實弩也上於王津閱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
木沒半幹有司弁鋸木奏御詔依樣製造至是以進上御延和殿臨閱
置鐵甲七十步俾衛士試射木有中者若水請自射連中徹札上稱獎
之。熙寧五年五月庚辰朔御文德殿視朝命供備庫副使陳珪管勾
作坊造斬馬刀初上匣刀樣以示蔡挺刀刃長三尺餘鐔長尺餘首為
大環挺言制作精巧便於操擊實戰陣利器也遂命內臣領樣置局造
數萬分賜邊臣編。熙寧六年丙午詔軍器監以殿前馬軍司所相度
鞞樣計在京諸軍馬數造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至是上始以
邊樣皮鞞小鞍用木鞍長轡回旋轉射得盡馳騷之技仍選邊人看射
者隸諸軍後。熙寧六年六月己亥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其所

統攝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曾孝寬為判監所置官屬令逐官奏舉軍
器舊領於三司曾案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監而
廢胄案為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
以一朝一夕具須預具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熙寧
六年七月甲子詔諸造入陣弓箭度材料上中下等分三等上等弓四
尺八寸五分箭八寸五分中等下等弓第減分箭第減一寸其拘射教
閱射親馬射弓箭自依舊制上。熙寧六年十月庚午詔程昉於汾河
採車材三千兩下軍器監定樣製造戰車上修嚴武備既未唐李靖三
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衛因內出手詔令三府
講求而有是詔。熙寧七年二月庚辰詔軍器監除依新樣造兵車外
仍以牛皮及檀木製車上蔽陳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上。熙寧十年
器監言天下軍器五路已編排修完其餘諸路教令隨州郡大小次第
編排以五千人至十人為額從本監量定年限於都作院修選委監司
或提舉司官一員提舉點檢從之。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

出敵校樣送車器監頒降修製。**元豐**二年五月乙未上批內外簡閱諸軍已悉用關門促張弓減指箭其令在京東諸路作院造弓罷長弮舊制。**元豐**四年七月涇源路經畧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袍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撞床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劔箭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元豐**六年八月庚子上批京師所造軍器動以萬計雖廣求製樣尚恐未殫衆善或不適用徒費工力聞鄜延路經畧使劉昌祚屢詣戰鬪精於騎射而留心兵仗委走馬承受霍內諭昌祚今具所習用馬步戰器並且繫士卒禦賊可用利械入逆進呈。**元豐**六年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奇言判軍器監創進床子大弓二張強於神臂弓獨轆弩較之九牛弩無為輕使用人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工部軍器監管軍官同比試以聞。**元豐**七年正月壬寅涇源路經畧司言乞改造神衛素鐵甲為偏挨甲從之詞

高宗建炎紹興間或出御前所造鞍以示大臣或出禁中所造甲以示執政諭越州所造甲不精則曰兵器在承平時猶不可發况於今日閱將帥之捷則曰兵既精則又葺治器甲所以成功矣

孝宗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習九器械之利蠹不備者皆有程督上自三衙以及江上諸軍下及諸郡之禁卒兵械益加整葺其於兵器之修屢致意焉。**淳熙**三年輔臣進呈鎮江都統郭棣奏本司諸軍每月造手射角弓三百張赴淮東總領所共納過弓九千九百張上曰可令總領所取二千張赴御前進納又曰取赴御前欲觀其製造之精否數多則不容偽質。輔臣奏郭剛將軍戰船改造多槳船雖利於輕捷然料例大段不同切恐自此車戰船減損異時無以應用上曰車船古之艤衝卒已歲用以取勝豈宜改可令郭剛其折弁約束泐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再擬指揮將上同

總論軍器

熙寧天子留意兵政既置軍器監熙寧六年事見前

又置內弓箭庫

又置內弓箭庫儲御前所製軍器別差官提舉其在諸州又有作院車馬之修器械之備至不苛也

弓一也有神臂弓熙寧元年有促張弓元豐三年

又有床子弓元豐六年

弩一也有獨轆弩有九牛弩並見

又有八牛弩元豐四年

箭一也有入陣箭熙寧六年

有城指箭又有三劔箭元豐二年

刀以斬馬名熙寧五年

鞍以邊樣名熙寧六年

甲以備換名元豐七年

兵車有樣熙寧七年

敵樓有樣熙寧十年

于斯時也內有張若水之弓射徹札熙寧元年外有劉昌祚之留心兵

仗元豐八年戎器之精前古有光焉高宗嘗言祖宗內外置庫皆有深

意其備豫不虞之旨可知而知也

高宗曰祖宗有內外軍器庫幾百間所藏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外器

庫數亦如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

主之皆有深意

嗚呼此非神宗制也抑亦祖宗制也昔我太祖之定天下也造軍器者

十日一進見下典軍器者十餘年不易

太祖使魏丕典作坊十餘年器械精備舊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不增

至千步

作坊歲造凡三萬弓弩院歲造凡千六百萬諸州歲造又六百餘萬五

庫所藏戎兵勁精

魯子固文太祖時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

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工署有南北作坊歲造

甲鎧具裝鎗劍刀鋸器械箭筒籠皮笠弩檣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翎甲兜鍪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幕甲袋鉦鼓炮炒鍋釧行槽鐵鑊鈹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

自宋初至慶曆凡幾年矣而所造之甲可以禦敵他可知已慶曆元年事見前成法一定歷世遵之太宗幸司弓舍賜及作工錢真宗幸軍器監嘉賞

主吏當是時工技器械咸精其能有自來矣事見前至于仁宗天下承平武備稍弛故衣甲皆軟田公况言之慶曆元年事見前兵器不精費昌朝言之

賈昌朝陳六事曰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虛費民力器械不堪歐陽公脩言之慶曆二年事見前天子慨然既遣近臣分治軍器

六年事見前又遣朝臣揀試軍器嘉祐四年事見前一加教勵工吏竦然不獨郭諮之弩皇祐四年事見前郭固之車郭固事見前米守信之牌甲米守信事見前為有聲於世也胡安定一代巨儒也作院之監訪尋利器工必盡其能事必求其精

兵器堅利至今為作院法

胡安定監某處作院從容與吏言制作利害吏以試告曰器不精良由督以程課每苟簡於事備數而已欲革此弊莫若使工各盡其能每事必求精緻不使懈隨然後計其成而定以日力安定從其說兵器堅利非前日比至今為作院法

意儒臣之知兵如此而况趕趕之夫乎治世之日兵如此而况多事之世乎林駟文

群書考索卷四十三

後集



天
長
十
三
年
庚
子
秋
八
月
廿
九
日
刊

卷一